

从古镇的白虎山看东沙角的殡葬文化

□董佩芳 文/摄

苍翠的白虎山像一只巨虎匍匐在岱衢洋边，与鳌蓬山遥遥相望，守护着东沙角的东大门。

在白虎山上那个面朝大海的山坳里，几百年来，埋葬着自浙东沿海迁徙而来的东沙角先人和闯入东沙的客人。

过去东沙角有九个居民委员会，东沙人把白虎山及长眠在此地的亲人与来自异乡的客人，亲切地称为“十居会”。

东沙人把休息俗称“快活”，白虎山上那片安息的岭墩，被称作“快活岭墩”。

我外公死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及时下葬，在白虎山西坡的山坳里暂厝了八九年。我从七八岁开始，每年的正月和清明节，跟着大人们去给外公祭奠。当时人小胆子大，有时候会在坟茔中走走看看，读读墓主人的信息，上面有认识和不认识的墓主及其子孙的名字。大人常告诫我须敬畏亡者，不可直呼其名，那是对逝者的大不敬。

东侧山坡上的那片“长大坟”，有的已经塌陷，是几百年来外来渔人的合葬墓群。黑洞洞的墓穴口张开着，仿佛在盼望远方亲人带他们回家。

后来我在雷公山上见过一处朴素的墓，碑上刻着“×××归来处”，这碑文寥寥几字独特而从容，可见墓主人生前定是位豁达幽默、固执却看得开的老先生。

坟墓是古人从弃尸荒野到入土为安的转变，让灵魂与肉体有了归宿，是对逝者最后的尊重。



二

在白虎山上，静静地立着四种坟：平坟、殡坟、草椁坟和长大坟。

平坟，是百姓最体面的归宿。平坟前方后圆，融合了南方椅子坟的靠背结构和北方稻桶坟的简洁实用。依山而建，坟后筑起坟圈防止水土流失，也象征着安稳的依靠。墓穴用石块或砖砌成半圆形立于地面，上盖石板，再覆土成堆尖状。一穴或二穴，墓前正中立竖碑，三穴及以上多立横碑，刻着墓主的信息。讲究的人家，碑上会雕刻上祥云纹，左右放一对小石狮子，图个吉祥。平坟朴素大气，既无南方椅子坟的豪华，也不似北方稻桶坟的简陋。

殡坟，是从山坡上平整出一块地，用砖石将棺柩垫高离地三寸，再用石块依棺筑起石椁盖住，等待将来迁葬条件成熟，再移入平坟安葬。这不仅关乎棺木的停放，更包含着生者对亡者一份临时的寄托与不舍。

史书记载，孔子三岁丧父，由母亲辛苦养大。母亲去世后，孔子想将父母合葬，却记不清父亲墓地的位置。他将母亲的灵柩慎重地停放在“五父之衢”的路口，路人皆以为已下葬，其实那是“殡”。后来得故人指点，才将双亲合葬。这“停灵问途”的故事，让殡坟少了几分疏离。

在东沙，“殡坟”二字总带着咸涩的海风味，又藏着人间最深沉的眷恋。当时在快活岭墩高坡上，有一处已经殡了三十多年的墓，此殡坟用乱青石筑得小巧且牢固，听说是邻居家的老奶奶，她丈夫和大儿子早年出海未归，独自拉扯大五个孩子。临终嘱咐：不做永久墓，将她殡在白虎山高坡上，她要看着丈夫和儿子的船从鳌蓬山边驶进来，等待与他们团圆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载：“事死如事生，

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”殡坟的意义大抵在此，它不是隔绝生死的墙，是生者绵长的念想。

草椁坟，是用稻草或树枝叶编成一扇一扇，拢起覆盖在棺柩外面，暂厝在某地。这种浅埋待迁的方式，常用于客死他乡的外来之客，便于日后归葬故土，让漂泊的灵魂在异乡有个临时的泊位。

东沙濒临东海渔场，渔民出海，时常会遇见海上漂流的遗体，东沙人称之为“元宝”。无论什么船，在做什么，只要碰到“元宝”，必会立刻调转船头，收起网具，哪怕遗体残缺，也要带回东沙。

白虎山上，时常会看到暂厝的草椁坟，等待“元宝”的家人寻来。

旧时，有关草椁坟、长大坟的处置事宜均由东沙角四明公所管理，经费来源由镇上鱼厂、鱼栈、商户及镇上居民“一纹捐”募集。

三

长大坟，无主客的归宿。东沙的先辈们在白虎山东边的山坡上修建了一片义冢，专门安置渔场上那些无主的“元宝”。那是用“二头洞”石板筑起的公共墓穴，它形似梯田，长长的层层叠叠。

东沙角人之所以称它们为“长大坟”。一是因为它长，每一层由石板分隔出十几个窑洞般的墓穴。墓穴顶部覆盖石板后，照例会覆上泥土。墓室前方，筑起矮墙，以抵御风沙雨水的侵袭。上半部则如敞开的窗户，方便下次安葬之用。二是其容量大，每个墓穴几百年来，年复一年重复轮回利用。长大坟里安息着来自岱衢洋、东海渔场，最终无人认领的“元宝”。

自1959年吕泗洋海难事件发生后，周恩来总理指示加强气象监测的准确性。此后，舟山渔区气象台成为全国气象预报最精准的气象台之一。渔船上的通信设备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，能及时准确地接收

到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警报与天气预报的消息，听从舟山渔场指挥部的调度，从而能够提前返港避风。因此，大型海难事件已极少发生。

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夏之交，正值大黄鱼渔汛旺季，洋面繁忙，东海渔场万船云集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入夜却狂风暴雨，洋面巨浪滔天。所幸渔船提前收到了气象预报，均已安全回港避风。

但翌日凌晨，有人发现铁砵沙的沙滩上，有一艘木船已被海浪击得粉碎，七零八落的船板散落在沙滩上。泥涂中横七竖八地躺着二十几具二十岁出头年轻后生的遗体。

消息迅速传遍东沙，悲伤顿时笼罩了整个小镇。东沙镇政府向上级汇报，联系全国各沿海地区，查询是否有失踪渔船，却始终杳无音信。

面对这些黄皮肤黑头发年轻人的遗体，却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，东

沙人义不容辞伸出了援助之手。镇上厂家商店、居民百姓纷纷捐钱捐物，按照东沙风俗为他们入殓，将他们安葬在白虎山的长大坟里……

四时更迭，快活岭墩的青草黄了又青。这里埋葬着东沙的根脉，承载着东沙人对生命的敬重，对团圆的执着，对外来客的悲悯，亦是对大海最深沉的懂得。

白虎山与岱衢洋相依相偎，见证了岱衢洋的兴衰，承载着一隅生死，在古镇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。

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79期
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